

历史意识·学术视野·范式建构：陈建华与中国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cademic Vision and Paradigm Construction: Chen Jianhua's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Academic History of Foreign Literature

温 华 (Wen Hua)

内容摘要：作为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先行者，陈建华不断拓宽疆域，又持续深入探究。在学界第一部国别文学学术史《中国俄苏文学史论》中，突破既往学术回顾的工作总结模式，回归学术本位，表现出清晰的历史意识与开阔的学术视野；至学术史工程巨著《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又将书写方式由“著述”为中心拓展为兼顾“学人”与“制度”、多角度讨论学科方法论、统观文学现象与理论问题的全面深入之途，建构了以学术为本位，多元化的学术史书写范式，为后续研究打开了广阔的空间。

关键词：历史意识；学术视野；范式建构；外国文学学术史

作者简介：温华，广州南方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学术史、非虚构写作。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意义生产与俄苏文学关系研究”【项目批号：22&ZD279】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cademic Vision and Paradigm Construction: Chen Jianhua's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Academic History of Foreign Literature

Abstract: As a forerunner in the field of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foreign literature, Chen Jianhua constantly expanded the scope and explore deeply. In the first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Critical History of Russian-Soviet Literature Studies in China*, he broke through the work summary mode of previous academic review and returned to the academic standard, showing a clear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broad academic vision. To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Chinese Foreign Literature Research*, he expanded the writing method from “works” as the center to a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way to take into account “scholars” and “institutions,”

and to discuss disciplinary methodology, unified literary phenomena and theoretical issue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it opened a broad space for follow-up research.

Keywords: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cademic vision; paradigm construction;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foreign literature

Author: Wen Hua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Guangzhou NanFang College (Guangzhou 510970,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academic history of foreign literature and non-fiction writing (Email: 1667796169@qq.com).

对每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个体来说,学术史梳理是学术训练的必修课;对某个学术共同体乃至整个学界来说,学术史书写则是从宏观上建构学科历史、学术版图、研究范式,进而为超越既有范式提供方向的话语实践过程,需要在综合政治史、教育史、思想史、文化史等多重视野展开反思。因此,学术史研究具体而微又宏大无匹,是研究者历史意识、学术视野、理论素养和研究能力的全面展现,更折射着时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的整体变迁。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学术史”热潮当中,外国文学界起步稍晚,至21世纪初始有国别文学、经典作家学术史专著出现,陈建华主编的《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与叶隽所著《德语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即为其优秀范例;与此同时,对“外国文学”的整体性梳理也在进行当中,近十年来有各种多卷本外国文学学术史相继面世。以申丹、王邦维主编的《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60年》(六卷本)及陈建华领衔完成的十二卷本《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在学界影响最大,尤其是后者,工程之艰巨、体量之宏大堪称文学界之最,而其视野之开阔、挖掘之深入,亦为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典范。作为新中国第三代学人,陈建华亲身经历、见证并书写了1978年以来的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史,对外国文学学科来说,他的学术史研究具有怎样的价值,体现出怎样的历史意识和学术视野,又建构了怎样的研究范式?下文将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一、“工作总结”:外国文学学术史前史

自晚清以降,外国文学译介活动便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但作为一门学科,外国文学在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中一直比较边缘,学术积累相对薄弱,学术史著述更是无从展开。新中国建立之后,外国文学工作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文化战线上的一个重要部门,类似“工作总结”的整体性回顾偶有出现。其中最早也最具开创意义的是载于1959年第5期《文学评论》的长文“十年来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对学术史来说,此文最大的价值在于建构了新中国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的历史、外国文学研究的正统模式,奠定了外国文学学术回顾的“工作总结”模式。文章遵循“讲话”精神,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评判原则,用阶级革命话语改写了外

国文学研究的历史，认为1949年之前中国只有外国文学译介，研究几乎一片空白，而鲁迅传统是这一时期形成的、唯一值得发扬光大的伟大传统。其特点是：“重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重视欧洲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特别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重视东欧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卞之琳43），为革命服务，也为创作服务。文章反复强调一个基本逻辑：只有在新中国，外国文学的译介和研究才真正繁荣起来。在总结外国文学研究的目标和方法论之后，文章还特别强调了外国文学研究的主体性问题，认为应该摆脱对苏联的依赖，从民族的角度做出中国人独有的研究。

20世纪80、90年代，外国文学界的整体性学术反思依然没有专著出现，大体上延续“工作总结”的模式，但也逐渐开始重视学术自身的价值。例如仍由社科院外文所整理、吴元迈执笔的“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50年”一文，突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带来的巨大变化，强调“只有在新时期，我国的外国文学介绍和研究才逐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537）。文章指出，20世纪60年代之前学界对苏联外国文学研究的全面学习和60年代之后的全面批判都失去了学术主体性；而新时期外国文学研究在重大进展的同时仍然不能完全做到“以我为主”，“仍在追随西方的‘新’观点，‘新’术语，‘新’时髦，缺乏距离意识”（563）。与1959年长文相比，本文的评价标准发生了一些变化。仍然保留着“工作总结”的色彩，但已不再强调“阶级分析”和革命话语。

外国文学研究界第一部打破“工作总结”模式的学术史专著是龚翰熊所著《西方文学研究》。该书以先总论，后国别、思潮史的形式，梳理了晚清以来到新时期各阶段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的主要成果，重要学人和外国文学学科的发展历程。在梳理的同时，作者还提出了外国文学研究范式转换的问题。¹但本书将研究范围限定为“西方文学”，且体量有限，对本学科方法论、主体性的理论探讨浅尝辄止，有待进一步深入。

既往学术回顾已经涉及到了本学科最核心的问题：外国文学研究的主体性；外国文学研究在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中的位置；外国文学研究范式与时代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等等，但由于缺少充分的学术史自觉，资料梳理和理论探讨尚处于起步阶段。

需要思考的问题太多，而可资借鉴的前期成果很少，这就是陈建华进入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时面对的现实状况。

二、从俄苏文学开始：国别文学学术史研究范式的建构

在陈建华的学术研究版图当中，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贯穿了他的学术生涯始终。早在研究生时期，陈建华便在导师倪蕊琴的带领下接触到学术史相关课程，为后续研究埋下了伏笔。1995年出版

1 参见 龚翰熊：《西方文学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

的专著《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以“中国的俄苏文学研究历程”为最重要的叙述线索和研究对象之一，列专节梳理评价了五四时期与新时期的俄苏文学研究成果。可以说，俄苏文学是陈建华学术研究的源头与根基，也是其学术史研究出发的起点。

由陈建华主编、于2007年出版的四卷本《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是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建立以来第一部国别文学学术史著作。¹与既往的学术史回顾相比，本书的开创性主要表现为：突破工作总结模式，回归学术本位；清晰的历史意识，开阔的学术视野；以“著述”为中心，史论结合的书写方式。要言之，本书建构了国别文学研究学术史的一种写作范式。

学术史的写法多种多样，基本可分为以下三种：以“书”（著述）为中心、以“人”（学人）为中心和以“问题”为中心。此前由社科院外文所负责完成的两篇长文，采用非常典型的工作总结模式，对学术自身的价值重视不够。《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不再满足于这种写法，而是紧扣国别文学研究的特点，选择了以“著述”为中心，兼及“学人”与“问题”的入思方式。

全书以历史分期为基本结构线索，分专题进行论述。开篇简要勾勒俄苏文学研究百年历程，总结得失；第一卷概览学术发展过程兼以重要文学现象的专题讨论；第二卷集中梳理“中国对俄苏文论的研究”；第三卷评述中国对俄苏著名作家的研究，第四卷为经典俄苏文学研究文献汇编。看似平常的框架，其实最大限度地涵盖了中国俄苏文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同时突出了中国俄苏文学研究中的重点。在具体讨论中，写作者对“研究”的界定相当开放，既讨论专著、论文、文学史写作、学术会议、学术期刊等公认的学术实践，也将特定时期的作品译介、甚至作家创作谈等不那么“学术”的文学实践划入学术史考察范围，反映出写作者清晰的历史意识与开放的学术视野。

学术史写作是历史叙述的一种，如何让纷繁复杂的海量细节呈现为清晰的历史脉络，需要明确的历史意识统驭。对学术史写作者来说，历史意识表现在如何看待学术、如何认识学术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如何认识学术之于社会和历史的作用上面。本书对“研究”的开放看法，即是在充分认识中国历史语境基础上做出的判断。下面引文正是陈建华对学术与社会关系的概括：

当代中国学界面对的是一个深刻变动着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无法回避如何在新的社会现实中推动学术发展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术史研究的价值更被凸现了出来。当然，对重要学科的学术演进史的研究本身也可以为百年来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一个不无裨益的侧影。
（《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1）²

1 此前外国文学界还没有学者就某一语种或国别文学的学术史进行专门研究，而学界较早涉猎国别文学学术史研究的葛桂录、叶隼等学者的相关专著都成书、出版于本书之后。

2 本节有关陈建华表述的引文均出自陈建华：《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注明。

这段话传达出陈建华特别清晰的学术史自觉：书写俄苏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必须同民族解放、人民革命、民族复兴等大历史叙述相结合，同中俄文化背景、思想土壤、民族性格的辨析相结合；必须在史料完备的基础上对学科、著述、学人做出全面客观、可资借鉴的价值判断。与此同时，尽管中国俄苏文学研究与中国现代史、中俄中苏关系紧密缠绕在一起，学术史书写必须辩证地看待学术与社会、政治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学术不是政治的图解，也不是纯粹的智力游戏，学术史所做的判断始终应当以学术为本位。

本书第一卷第一编由陈建华撰写，整体回顾中国俄苏文学译介研究的曲折道路。从“研究的滥觞”到“学理精神的初现”再到“研究的机遇与困境”，接着是“焕发生机”，各章题目表明，书写者在有意突显学术本位。虽然各时段分期皆是以社会政治变迁和重大历史事件为依据而划定，与大部分学术史的分期并无明显差别，但作者始终以学术发展为指向看待这一历史过程。本编第六章“台湾的俄苏文学翻译与研究”正是精准贯彻主编学术史理念的产物，对台湾俄苏文学研究做出了全面客观的评价。

学术视野开阔的另一个表现，是本书坚守“学术性”却又不囿于学术圈。例如在第一编第三章和第五章单列“中国现代作家谈俄苏文学”与“中国当代作家谈俄苏文学”一节，讨论这种“独特的（研究）形态”（123）。此前很少有人将作家之间的相互品评视为学术史研究的对象，陈建华却认为这些言谈“也应视作研究的一个侧面”（83），因此梳理了散见于各处的相关文章和访谈，重点剖析中国现当代作家对俄苏文学的深切领悟，以及俄苏文学在不同语境下对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影响。这部分论述始终围绕中俄文学的互动关系展开，对后来者进行深入的比较文学影响研究颇有启发。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书并未像1959年长文那样确立一种正统的研究模式，也并不认为新中国之前外国文学研究是一片空白。因为书写者的文学观和学术观已经与五十年前的学人大为不同，对各种研究模式都保持着开放态度。主编陈建华在评价“20世纪俄语文学新架构”讨论时的一段话，颇能说明这一点：

语义分析、形式批评、文化学研究等角度固然有益，而社会学批评，甚至政治学研究等角度也仍有它的价值。因为文学本身是文学，又不仅仅是文学，它在社会这个大系统中存在，社会的各种因素对它都有渗透，因此只要我们摒弃这类研究中曾出现过的庸俗化的、以狭隘的政治标准衡量一切的弊端，那它们仍不失为切入文学现象的有用的方法。（150）

因此，本书所做回顾并不是为了建构某种文学研究的万能公式，描述文

学研究之于意识形态的价值，恰恰相反，是要通过对诸多文学现象和个案的梳理评价，指出外国文学研究经历的曲折与迷误，将之前被一元模式遮蔽和误读的研究实践从历史深处打捞出来，强调文学本位的取向，呼唤学术研究的独立品格，倡导文学研究的多元化。

作为一部开创之作，《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当然还存在有待完善之处，例如原计划专门讨论“中国的俄苏文学研究专家”而没能实现，使得全书对“学人”的探讨稍显不足。但总体而言，本书打开了国别文学学术史研究的新格局，为更系统、更深入的讨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走向多元化书写：《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

“外国文学”这个所指模糊的名称，为中国学界独有，“透露出一种对事物进行统观的隐蔽理想”（陈建华，《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总论第1卷 25）¹，它最早出现在1906年《奏定大学堂章程》当中，当时“外国”的范围仅限于“英德法三国”（舒新城 588），随后便扩展到“俄、日、意大利、印度”（舒新城 645），至20世纪50年代，外国文学之“外国”似乎已经成为囊括中国之外一切国家的庞大集合。然而，“外国文学”并非一个由各部分等比例组成的静态集合，构成这个集合的文学版图一直伴随着中国本土语境的变化而变化。作为一个学科，它最初即是作为“中国文学”整体的参照和对比而建立，是异域和他者的整体象征，因此，中国学界对这一参照的认识和研究也需要从整体视角出发进行反思。

1994年，时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吴元迈提出要“创立一门独立的学科‘外国文学学’”（吴元迈 6），这里的“外国文学学”，就是指整体、系统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这一构想“暗示了一种普遍化的、超越了国别文学的象征体系的存在”（25）。2009年，回应这一倡议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60年”由申丹和陈建华分别组队承担。2016年后，由陈建华任总主编，汇集几代优秀学人共同完成的煌煌巨著《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面世，开启了实现“外国文学学”这一整体构想的新局面。

面对一个内部构成不断变化的集合体，整体性学术回顾究竟如何展开？本书采用的方法是先总体概述，再分国别详叙。以时间为经，问题为纬，经纬纵横。全书共十二卷，洋洋500余万言，分为总论两卷，英、法、俄、德、美、日、印七个对中国影响重大的语种和国家各一卷，文论单列一卷，其余两卷为欧美诸国与亚非诸国。时间跨越晚清至当下，空间囊括七大洲、亚非拉。与《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以“著述”为中心不同，本书大幅增加了对学人群体及学科制度史的叙述，兼顾制度、学人、著述三大要素。与此同时，全书始

1 本节所引陈建华相关论述均出自陈建华：《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第1卷（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年），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终将外国文学研究的方法论作为学术回顾的线索，贯穿着非常明确的问题意识，论题广度与思考深度均超越了同类著作。

作为国内第一部以国别研究为切入点的整体性学术史著作¹，本书有许多值得后来者借鉴之处，首先，就是主编陈建华通过全书框架所传达的学术史意识与学术史方法。

同样是整体性梳理，本书与申丹主编的《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60年》最大的区别在于历史时段的选择。后者完全遵循项目要求，将考察时段限定于1949年之后的60年，属于断代史；而本书却将时段上溯至外国文学研究初创时期，完整回顾了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全过程。表面看来只是时间跨度变大、工作量大幅增加，其实传达出鲜明的学术史意识和学术使命感。国内许多学术史著作都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分期依据，在论述中突出学术发展因社会政治事件一夜变天，而忽略了学术研究的延续、知识谱系的传承。相形之下，本书则秉承全面客观的叙史原则，特别强调学术的连续性。陈建华在导言中解释，延长时段“一是考虑到学术研究的延续性，不宜隔断；二是注意到国内对新中国成立前的外国文学研究状况关注不足，希望能有所补正”（1）。导言指出，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并非1959年长文所谓“一片空白”，而是“经历了从稚嫩走向成熟的过程，为新中国外国文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学术和人才基础”（2），即使在许多人看来学术陷入停顿的建国后三十年，也“出过一些成果，培养过一批人才”（3）。以上梳理与界定，矫正了既往学术史研究的偏颇。

本书可资借鉴的第二点，是围绕外国文学研究方法论问题展开的全方位、多角度的探讨。总论卷是本书的总纲，分两卷，共九十余万字，占全书篇幅的六分之一强，足见其份量。第一卷集中探究了萦绕在中国外国文学研究来路上挥之不去的疑云——过往百余年，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是否一直在采用外国的方法？真正体现中国学界研究主体性的本土视角究竟是什么？

本卷第二章“外国文学研究的元方法论”从系统论视角出发，将“外国文学”视为一个整体系统，中国文学的系统参照物。本章指出，中国文化立场以深层文化规则的形式蕴藏在具体研究实践当中，在“术”的层面，外国文学研究确实没有自身的方法论，但在“道”的层面，“曾经生成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方法的中国文化规则，也可以引导我们和当代方法理论对接，以中国方式来组织‘外国文学’想象空间”（58）。那么中国文化规则究竟为何？不得不说，文中所谓“统观”、“冲破知识的凝滞与固化，超越意识形态”并不是特别明确的回答，但文章沟通《易经》古老智慧与卢曼系统论的努力，为困扰中国学界多年的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方向。

与第二章指向建构性的思考不同，第三章对于本土视角/外国文学这

1 申丹、王邦维任总主编的《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60年》将时间限定于1949年之后，以分类研究为经，以历史分期为纬，与本书书写方式不同。

对范畴的讨论则完全是解构性的。本章运用话语分析方法,细致分析“西方”、“民族国家”、“东方”一系列西方话语创制物中的本质化与宏大叙事倾向,进而揭示“外来”、“本土”、“现代”、“传统”这类话语的虚构性。文章认为,执着于中外方法论的分野或者辨析外国文学研究的本土视角,就落入了二元对立思维的窠臼。文章提出“以‘文本性/世界文学’的生命二元性置换‘本土/外国’的话语二元性,将‘本土’实践还原为个人的生命样态”(98)。本章所做极具“破坏性”的解构,正是中国学界深受后现代诸理论影响的产物,但解构了问题并不等于问题的解决。这种反思路径似乎陷入了自我消解的循环,对碎片、细节的强调与本书追求整体性的基本理念似乎也存在龃龉,但主编仍然将之置于全书首卷,作为方法论讨论的重要部分,显示出包容开放的学术视野。

本卷下编在整体回顾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历程后指出:从鲁迅传统到“十七年”的阶级分析话语模式,再到1980年代的现代派文学热,以及之后的形式主义理论热与社会历史转向,都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秩序建构,是学界根据本土文化需要对他者话语进行主体选择的产物。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主体性从中可见一斑。

总论之外,本书各卷对方法论相关问题均有或多或少的思考,其中俄苏卷、英国卷、德国卷的讨论十分深入,且贯穿始终。英国卷终章在细数“理论方法+文本批评”这种研究范式的弊病之后,呼唤能够紧贴历史、关注现实、撼动心灵的文学研究,让文学的生命力流动起来。这样的呼唤与总论上篇的思考遥相呼应,不谋而合。我们发现,即便是解构宏大叙事的第三章,也与本书各卷一样怀抱着对文学最根本力量的信念,这种信念也正是陈建华在学术史书写中坚守文学本位、学术本位的根本支撑。当学术史反思逐一揭开外国文学文本与历史、民族、文化诸因素之间的缠绕与渗透时,方法论及主体性问题的讨论也逐渐明晰起来。

本书值得称道的第三点,是其多元化的书写方式。具体来说,就是以多元化的方式呈现外国文学研究的多元化。本书是集体合作的成果,作者来自老、中、青三代研究群体。既有以主编陈建华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三代学人(如郁龙余、孟昭毅、周启超等);也有深耕学术史多年的中年学者(如葛桂录等);更有一批学界新锐(如袁筱一、叶隼、尚必武等)展现出了开放的视野和扎实的功底。三代研究者所接受的学术训练不同,理论素养与研究方式均存在代际差异,尽管就学术史回顾的基本理念达成了共识,在具体展开方式上却各辟蹊径。主编陈建华充分尊重各位学者的研究思路与个性,在保持基本框架的基础上保留各卷参差错落的书写方式,保留某些具体论题上针锋相对的观点,让几代研究者的学术背景和研究路径都在本书中留下了痕迹。新时期以来几代学人造就的多元学术生态,在本书中得到了全面展示。

例如总论第二卷“外国文学研究的多维视野”,跳出国别文学视角,以重

要理论问题和研究视角为纲，上篇从宗教学、社会学、译介学、叙事学、文学伦理学、生态批评等十二个理论视角深入探讨外国文学研究的多种面向；下篇剖析外国文学史范式建构、“外国文学”课程设置与学科发展、中国台湾地区外国文学研究等问题。视野所及之处，涵盖了本学科发展过程中曾经和正在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重要文学现象和研究范式。

“国别卷”九卷的写法亦是多姿多彩。俄苏卷仍由陈建华主编，虽有《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在前，却并未止步，而是在清晰呈现学术史脉络的基础上，列专章梳理了俄苏文学专刊、俄苏文学学人的学术成就，弥补了前作的缺憾；英国卷倡导实学视角与比较视域，以史料、学术、思想为核心框架，特重文献史料，又突出研究范式转换的变化过程；与英国卷以时间为纲不同，日本卷的梳理按照文学类型、重要作品和专题展开，分专章回顾日本文学史、日本汉学、戏剧、诗歌、文论及中日文学关系史的学术成就；德语卷则秉承作者叶隽治学术史的一贯方法，分为“制度、学人、著述”三个板块，尤以制度、学人为重，特别强调对大学制度演变和学者代际传承的梳理；印度卷根据中印度文学互动的特点，重点围绕三位主要学人、重点作家和不同语种文学及文论、文学史、佛经文学各领域展开多维回溯；美国卷借鉴计量史学的数据统计与分析方法，对学科发展进行定量分析；法国卷强调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重要作用，因此“译介”与“研究”并重，对中国“法国文学形象”塑造过程的解析也是本卷颇具个性的篇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本书是各种学术史书写方式的大荟萃，也是新时期以来学界整体学术水准的大展演。各卷主编皆是所在领域的专家，对相关学科的思考长久而深入，同时认同本书主编陈建华的学术史理念，尽管具体写法各异，仍然呈现出对历史细节、研究方法、学科融合、主体立场等问题的共同关注。

经由全面梳理，本书最终呈现了由各国别、各语种文学组合而成的“外国文学”的整体版图及其复杂变化；通过反复追问，本书又为解答“外国文学方法论”、“外国文学研究主体性”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贡献了深刻独到甚至不乏颠覆性的思路。本书所做的整体性反思，既是对“外国文学学”的建构，也孕育着未来学科裂变、融合的可能性。

一部学术史的写作，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过程，也是一个学术共同体自我确认、切磋交流的重要方式。“学科历史的编纂，是学科认同与合法性建构的重要手段，也是学科历史意识和集体记忆的主要载体”（方文16）。作为一项浩大工程的总设计师，陈建华发动学界诸多成就卓著的学者参与其中，也带领着一批学界新锐触摸细节，进入历史，亲近前辈“以生命和智慧构建的知识系统和范式体系”（陈建华 10），让学术血脉得以流动传承。这正是学术史写作最重要的功用，最根本的意义。“对真正的学者来说，治学不只是求知或职业，更体现一种人生选择，一种价值追求”（陈平

原 2)。直到今天,陈建华仍然在学术史研究领域勤勉劳作,即将推出又一部专著《“列夫·托尔斯泰学”在中国》,我们相信,它将为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再添上厚重的一笔。

Works Cited

卞之琳、叶水夫、袁可嘉等:“十年来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文学评论》5(1959):41-77。

[Bian Zhilin, Ye Shuifu and Yuan Kejia et al.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of Foreign Literature in the Past Ten Years." *Literary Review* 5 (1959): 41-77.]

陈建华:《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年。

[Chen Jianhua. *The Academic Course of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in China*. Chongqing: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2016.]

——:《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

[—, *On the History of Russian and Soviet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Chongqing: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2007.]

陈平原:“学术史研究随想”,《学人》第1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

[Chen Pingyuan. "Thoughts on the Study of Academic History." *Scholar* First Series. Nanjing: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1.]

方文:《学科制度和社会认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Fang Wen. *Discipline System and Social Identity*. Beijing: China Renmin UP, 2008.]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新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Research Bureau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d. *Fifty Years of Social Science in New China*.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2000.]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

[Shu Xincheng. *Materials 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Beijing: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1984.]

王向远:“我国日本文学研究的历史经验、文化功能及学术史撰写”,《外国文学研究》6(2013):121-129。

[Wang Xiangyuan. "Writing an Academic History: Chinese Scholarship on Japanese Literature and Its Cultural Functions."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6 (2013): 121-129.]

吴元迈:“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外国文学——在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上的发言”,《外国文学评论》1(1995):5-12。

[Wu Yuanmai. "Foreign Literature for the 21st Century: Speech at the Fif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Foreign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1 (1995): 5-12.]